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四十六回 謀偵探欺心賣友 開公司著意投資

民軍既敗，晰子、運同二人，作都督總長的希望，也同時消滅。他們留在司令部的名單，雖已設法取出，不過他二人頭裡在宋使仁處當參謀軍需長，以及後來做調查員的時候，到處招搖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，那時情狀，還昭昭在人耳目，決不能因他們司令部中已無名單，教一班人忘卻他從前也是此中人物之理。倘一談及，政府的偵探，何等嚴密，若被他們將名字抄了進去，附亂的罪名，仍難脫卸。而且晰子還有件最痛心的事，卻因前幾天戰事劇烈時，城裡城外一班保護地方的警察，因恐保了地方，保不了自身，又見長官大都移家避難，不理公事，他們便上行下效，把保護地方的責任，奉托土地菩薩代理。可憐土地菩薩，乃是泥塑木雕的，力不勝任，以致許多宵小，乘間竊發，到處放火劫物。晰子新造的住宅，也被波及。因此他懊恨萬狀，與運同二人進城望了一趟。那時亂事已平，這班警察，又蹣跚街頭，神氣活現。晰子見高堂大廈，變成一堆瓦礫，心中又悔又恨，悔的是不該太要緊逃性命，理應守著屋子，火起時還能施救。恨的是革命軍輕舉妄動，害人不淺。然而他們當初開會演說，鼓吹革命的宗旨，現在已不知忘到那裡去了。運同勸他休得生氣，說你還可算得不幸中之大幸，因你尚未進宅，損失的不過些材料工程，家具什物，分毫無損，倘你住在這裡，動用物件，免不得要搬些進來，火起時，你一人之力，既不能撲滅，不但自己受了驚嚇，而且房屋什物兩難保全，損失豈不更大。晰子微喟無言。運同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此地北軍偵探很多，你我二人，都是有嫌疑的，別被他們見了，很不方便。」晰子依言，兩個人同行出城。走到老北門口，運同忽然止步說：「這裡離陳家不遠，我們何不便道去望望光裕，並可打聽他司令部一班人的行蹤。」晰子斂眉道：「我為了這倒霉司令部，心中已懊悔的了不得，你還要打聽他則甚？」運同道：「我們現在須得看事行事，你不能為心中無聊，百事不管，到底多曉得一樁事，也多一分益處呢。」一邊講，一邊走，已到陳家門首。見大門緊閉，運同叩了兩下，半晌無人答應。晰子道：「走罷，大約他家也和你我一般，躲到租界上去咧。」運同道：「浩然決不肯走，你看大門不是裡面拴著嗎！如人都走完了，大門只可反鎖，還有誰在裡面拴門呢？我看浩然一定還沒起身。不過我們既來了，非得敲開門不可。」說時，又起足在門上連踢兩下，果然聽見裡面浩然的聲音，問是那個？運同回說是我。浩然又問你是那個？不說明白了不開。外面運同、晰子二人都聽得笑將起來，說大約老陳被人嚇破了膽，故而這般仔細，遂高聲答道：「我們是衛運同汪晰子二人，你能開不能開呢？」接著呀的一聲，門開了。汪、衛二人剛跨進裡面，浩然又砰的把門閉上，一語不發，朝裡便走。運同等跟他到天井內，見光裕正立在一口井旁邊，彎著腰，將一個白布包裹，用麻繩捆在一塊石頭上。見了他二人說：「你們很好，調查調查，就此一去不回。我幫他們做秘書，跟他們搬來搬去，直到聞北司令部解散之後，才得回來。現在聽人講起，北軍這幾天內就要挨戶搜查，以清餘孽。這件事如果實行，你我都很危險呢。」

浩然從旁接口道：「有甚危險，拚著去死罷了。這是會長先生照應你的，你怎不謝謝他呢！」晰子知道浩然因他舉薦光裕到司令部辦理，心中惱恨，故而進來時不曾睬他，便道：「老陳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抱怨我，彼此都是一時之誤，不過事情若得成功，做都督做總長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。如今失敗了，也不必再提，現在我和你令郎乃是同船共命的人，應該大家謀一個脫卸嫌疑之法才好。」浩然搖頭道：「除了死有甚法想。」運同暗把晰子衣角拖了一把，對他使了個眼色，令他不必再和浩然講話。這時候光裕已把石頭捆好，用力雙手掙起，向井中在扔，撲通一聲，水沫四濺。晰子、運同二人，都嚇了一跳，問是什麼作用？光裕不答，邀他二人進客堂中坐下。運同四下望一望，見除他父子以外，不見一人，便問寶眷莫非也搬到租界上去了嗎？光裕道：「是的。家母和賤內，現都借住在舅處，這裡只留家父看屋，我也是昨兒才回來的呢。」

運同又問他司令部一班人都往哪裡去了？光裕道：「他們都是不別而行，所以也沒定處，大概散居在租界上。因他們大事未成，沒處可以弄錢，腰包中都很空虛，出不得遠門。惟總司令部幾個科長，聽說往吳淞去的。不過我比他們走在前頭，所以也沒仔細。」正言時，又聞外間叩門聲響。浩然著急道：「壞了壞了，一定是你們二人進來時，被偵探見，所以帶兵捉拿來了，還要連累我們，如何是好？」晰子、運同聞言，驚得面如土色。晰子先抱怨運同道：「我原教你出城的，你偏要到這裡來，不然早已到了外國地界，誰也奈何我們不得。現在他們起兵前來，有事你一個人擔當罷。」運同頓足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到此時還埋怨什麼！我很情願一個人代你受過，只恐他們不答應罷了。浩翁府上可有後門？如有後門，我們就容易逃走咧。」浩然搖頭道：「後門還沒開呢。」

運同、晰子二人聽了，手足無措。光裕道：「不妨事。爹爹，你盡去開門，二位隨我來。」說時朝裡便走。浩然將他喚住道：「你打算躲往那裡去？」光裕道：「廚房內不是新買幾塊錢稻柴，堆得很高的嗎？我們就爬在稻柴堆裡，上面再用幾捆稻柴遮蓋。稻柴是透氣之物，鑽在裡面，不致悶死。只消我們一動不動，料他們未必搜尋得著。」浩然大喜，晰子等也暗佩光裕有主意，隨著他走到廚房中，見稻柴果然堆有半間屋高，晰子掙一條燒火板凳，放在柴堆旁邊搭腳，光裕接手拖開說：「擺著凳豈不教人疑心，橫豎又沒多高，就這樣爬上去咧。」說時連躡帶爬，已到柴堆上面。運同學他的樣，也爬上去。晰子身軀笨重，一時竟爬不上去。運同見了忙伸手拖他，不意這草堆上的柴，素無合群之志，一捆捆都是獨立的，被運同一使壓力，便有兩捆柴心不甘服，和著他一同滾下地來，把晰子磕在底下，還幸虧了這兩捆柴襯托，不然運同的腦袋正跌在牆腳上，准得皮破血流呢。運同慌忙爬起，晰子被他磕得胸背俱痛，啊啾連聲。光裕在柴堆上十分著急道：「快來呢，你們聽外間不是開門了嗎！」

晰子等果然也聽得開門聲響，手忙腳亂，更爬不上，索興連運同也不得上去了。光裕無奈，一躍下來，掙板凳給他二人搭腳先爬上去，然後端開板凳，將落地的兩束柴拾起拋上柴堆，自己也爬到上面。晰子、運同二人，已鑽在柴堆中間。這稻柴原由糞船上載來，更兼是新買的，米田共香味尚濃，他們今朝可稱得飽嘗異味。因為顧全性命起見，恐偵探進來搜查，蹲在裡面，忍著臭不敢轉動。隔了好一會，始聞腳步聲音，向廚房而來。他三人都心頭鹿撞，屏聲息氣。晰子更默念阿彌陀佛，菩薩救我。別人不打緊，我辛辛苦苦弄了女婿這幾萬兩銀子，沒舒舒服服的用他一回，雖死亦不情願。然而他始終不肯許願，因恐許了願，若當真不死，便不免花錢還願。自己沒享用，反讓菩薩先享用了，故他還不肯給菩薩占了他的便宜。此時忽聽得浩然帶著笑，在柴堆外面和人講話道：「你可要看戲法嗎？我可以教這柴堆內變出三個人來。」

晰子等都各一怔，又聞一人答道：「浩然，你莫講瘋話罷，柴堆內怎會變出人來。」晰子等聽出是他會友楊九如的聲音，心知不是外人，才從柴堆中鑽出頭來，倒把九如嚇了一跳。晰子等爬下柴堆，渾身都是柴屑，雙手一陣撲，雖將衣服上的撲去，但眉毛頭髮等處，猶粒粒屑屑，餘存不少。九如詫異道：「會長先生緣何在此？你不是做了民軍中的參謀總長了嗎？」晰子歎道：「你休打哈哈罷，我們也是被勢所逼，不得已而出此，誰願意做什麼參謀長來。」九如笑道：「不是我楊九如誇大口的話，才學雖然你比我好，眼光卻是我比你遠。我一看就知道這班革命軍是不中用的東西，所以請我也不高興去。」運同道：「原來他們也請過你了。」

九如分辯道：「不是這般講，我是譬喻的話。設如他們請我，我也不去，不請我自然更不去了。目前革命軍被官兵打敗，一班商界中人，花錢買了牛羊豬鴨，送往製造局去犒賞北軍。我一想這順風馬屁，落得拍他一拍，我就挽人在名單上添上我的名字，送了進去。局中那位鎮守使，十分客氣，謝帖喜獎我們深明大義，請我明天進局吃酒。你想這件事好不體面。常言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你們就是不識時務的吃虧，將來我為座上客，君為階下囚，方知言之不誣也。」說時洋洋得意。晰子聽得萬分難受，垂著頭只顧歎氣。倒是運同在九如這片話上聽出一個意思來說：「九如你聽說那班犒賞北軍的都是商界中人嗎？」九如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運同道：「大約學界中人還不曾有人發起犒賞罷？」

九如道：「果然沒有。」運同聽了，心中大喜，對晰子使了個眼色道：「我們走罷，別站在此地教老陳耽憂了。」晰子不知他

葫蘆中又賣什麼藥，辭了浩然等出來，問運同什麼事這般要緊走。運同笑道：「適才你沒聽得九如說的，商界中人犒賞北軍那句話嗎？學界中還未有人發起，幸得我們那舊學維持會的名目，至今還沒取消，你是會長，便可借用名義，何不把這舊學維持會出面，代表學界全體，由你我二人領銜，備一分犒賞送到製造局去，那邊的鎮守使，現在正要同本地各界聯絡感情，送去決無不受，只消他們收了之後，便是我等傾心政府的鐵證，別人萬不能再說我們有附亂嫌疑了。」

嘶子拍手稱妙。當下二人如法泡制，由嘶子花錢，運同任奔走之勞，辦了幾頭牛羊，用他二人的名片，算是學界正副代表，送往製造局，果然領得鎮守使的謝帖回來，不過沒請他們吃酒。但他二人得了謝帖，宛如有了護身符一般，放心大膽。運同先搬回家去居住，嘶子也搬到他從前借住的屋子裡住了，一面僱工重蓋住宅，算算自己這趟，連同房屋上損失，倒也不少。平時他失了一文錢，必須弄兩文錢補償，今番無處抵償，只可自認晦氣而已。有班知道他前事的人，見他們重回城內，暗佩他很有膽量，但也沒人去告發他。光裕因自己虛心，躲在家中不敢出頭。運同做了幾天軍需長，官癮已深，知道時下惟有做官的容易賺錢。從前入了國民黨，便有做議員總長的希望。現在國民黨一敗塗地，勢力都在北洋派手中，若要做官，惟有走他們的腳路。不過我與這班人素不相識，腳路怎走得。想了幾天，忽然被他想出一條終南捷徑來。暗想二次革命失敗後，北軍在上海設了許多秘密偵探機關部，專門捕捉黨人。我從前在司令部辦事的時候，黨人面貌熟識的很多，何不投往那邊，充一個眼線。黨人捉得愈多，我的功勞也愈大，將來或能升為偵探長，做官就容易了。主意既定，遂托人介紹到一個駐滬偵探部。那偵探主任姓吳名星乾，自設立機關部以來，還未捉得黨人，心中十分納悶。此時見人前來投效，知道一定有秘密報告，若能捉得黨人，自己功勞不小，因即屏退從人，請他進見。運同見星乾瘦面無肉，眼眶深陷，鼻如鷹爪，知他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，自己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的向他作了一個大揖，星乾答禮不迭，請他坐下，低聲說：「老兄可是和那班革命黨很熟識的嗎？」

運同點頭答是。星乾道：「不知老兄怎樣與他們相識？莫非老兄從前也入過黨嗎？」運同搖頭道：「我何嘗入黨，我素來忠心政府，那天官兵得勝，我和敵友汪嘶子曾買牛羊犒軍，現有鎮守使謝帖為證。」說時在身畔摸出那張謝帖，星乾見了，肅然起敬說：「小弟不知衛老兄有此熱心，多多得罪。但不知老兄從何處與這班人相識？」運同道：「我因有個朋友，曾在革命軍司令部辦事，我去探望朋友，常和這班人相見，所以他們的面貌，我都很熟。將來路上遇見時，便可指點你們捉拿了。」星乾道：「現在你能抄出幾個人住的地方，給我們開開功勞簿麼？」

運同搖頭道：「那卻不能。因我只認識他們面貌，並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裡呢。」星乾聽了，頗為失望道：「你所說那個朋友，不知叫甚名字？」運同暗想他們既為稽查，必很精細，我須得揀個有查考的人才行，一想光裕住在城內，他也曾在司令部當過秘書，就說是他，料無妨礙，便道：「我這朋友名喚陳光裕，曾為民軍秘書。現住城內。」星乾大喜道：「這秘書不是重要職司麼？那陳光裕一定是革命黨了。不知他住在城內什麼地方？」運同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暗說不好，聽他口音，大約想把光裕開簿面了，我無心一句話，害了光裕，豈不罪過，便道：「陳光裕並非革命黨，他所住的地方，我也不十分仔細。」

星乾知他有意隱瞞，笑道：「衛老兄，請你想想明白，大凡一個人吃了公事飯，必須公事公辦。朋友親眷，都顧不得。那人既是你的朋友，你豈有不知他住址之理。況他曾在革命黨司令部辦事，就不是革命黨也是革命黨了，老實告訴你，你要投效我們稽查處，必須先拿一個黨人為進見之禮，以後每月至少也得捉一兩個進來，方能報銷。但黨人也不是白捉的，政府出有極重賞格。頭號黨人一千元，二號黨人六百元，三號黨人三百元。照你所說那個陳光裕，只可算是二號黨人。拿住之後，政府發下六百元賞銀，你我對分，也有三百元可得。而且你一進來就立此大功，便可升為一等稽查員，每月薪俸銀五十兩。你想有這般大的利益，為著顧全朋友這點小事，輕輕丟掉，豈不可惜。」

運同細味這句話，倒也不錯。光裕父子與我不十分知己，那天我到他家去，很受他父親的冷淡，朋友交情，已不能再講。況我多年失就，窮極無聊，雖然在募捐軍餉時賺得數十塊錢，但因亂事搬場，都已用荊放著這三百元賞銀和每月五十兩銀子薪俸不要，反去顧全一個痛癢無關的朋友，未免自己對不住自己。星乾見他呆想，催促道：「老兄想明白了沒有？倘你怕出面招怨的話，不妨將地址開給我們，讓我們派人去捉。捉到之後，功勞依舊是你的。只消你開一聲口，便當場可得三百元，每月五十兩銀子。你想普之天下，還有比這個再好的買賣麼？」運同聽得心熱如火，慌忙說：「地址我知道，就在老北門某處。」

星乾即忙在懷中摸出一本小冊子記上，又問明了光裕的年貌，家中共有多少人？可有什麼證據？運同一一回答過了。說到證據，不覺一呆，暗想光裕和我，同是國民黨第三分會會員，同入革命軍司令部辦事，調查證據，都脫下了我自己干係。若無證據，又不能坐實他是革命黨，如為是好？想了一想，暗說有了，那天我到他家去的時候，光裕不是把一個包裹縛著石頭沉在井中嗎，那一定是件要緊東西，撈出來就可作為證據。便道：「他們的證據，都已沉在他家天井中一口井內。你能設法撈他出來嗎？」星乾道：「那有何難。」運同又道：「如你們一時尋他不著，可在他家廚房中一堆稻草裡搜尋，他有時躲在裡面。」星乾笑道：「老兄因何這般仔細？莫非你也躲過的麼？」運同臉上一紅道：「吳先生休得取笑，我不過理想而已。」

星乾大笑。當下留運同在稽查處吃了飯，告訴他說：「這陳光裕我們須得今夜會同巡警，出其不意，前去捉拿，解往製造局審實之後，便可領得政府賞銀，還須隔幾時。不過你的差使，我已許你為一等稽查員，每月薪俸五十兩銀子。但這是報銷的數目，財政處還須折扣，我這裡也有應得的回傭，故須打個七折，實銀三十五兩，每月限捉兩個黨人交賬。捉著了另有賞銀，捉不著扣除薪俸。你若能答應了，我明兒便填委任狀給你。」運同一想，三十五兩銀子，倒也不算少了。不過每月限捉兩個黨人，卻是一件難事。橫豎現在有了光裕一個，只消再弄一個出來，便可塞責，不如答應他，姑且誑他一個月薪俸再說。主意既定，便說：「吳先生既肯提拔我，我豈有不答應之理。」

星乾大喜。運同見無他話，辭別回家，想自己謀差使，把光裕的性命，作為進見之禮，心中頗為抱歉。但做了偵探，便不能不將別人的性命換錢，譬如當屠戶的全靠宰殺吃飯，職任所在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當夜他又搜索枯腸，將從前司令部中一班辦事員的名字，如曾壽伯、尤儀笑，可記的一一摘存，預備日後伸長了手，向血泊中撈取銀子。同時吳星乾率領爪牙，帶著數十名兵警，荷槍實彈，如臨大敵，排隊到老北門陳家，敲開大門，一擁入內，進去不搜別處，先搜廚房，果然由柴堆中將光裕拖出。星乾又命人將帶來的一根長竹竿，頭上還縛著個鐵鉤，在井中一陣撈，便撈出一塊石頭，上捆布包，解開布包，乃是一桿手槍，數十顆彈子。星乾一見說：「私藏軍火，這就夠了。」

當下不容分說，將光裕蜂擁而去。浩然夫婦，好不著急。光裕的老婆，恰巧歸寧母家，並未得知此事。當夜浩然四路奔走，托人設法，都因國民黨和政府反對過甚，案情重大，並有私藏軍火的關係，沒人擔得起這副重擔。浩然回家，急得老淚橫流。陳太太也是哭了一夜。張媽從旁插口說：「新聞舅老爺，場面很闊，官場中人，認識的極多，太太何不去托托他，或能保少爺出來，亦未可知。」這句話將陳太太點醒，次日便僱車到新聞錢家。如海因有事一早就出去了，薛氏還沒起身，陳太太一腳到她臥房內，薛氏見了詫異道：「姊姊因何來得這般早？」陳太太歎了口氣，將光裕被捉之事說知。薛氏也很吃驚，抬身坐起，一邊穿衣一邊說：「這件事倒也十分尷尬，都是光裕平日太高興了，辦什麼黨和會的不好，究竟都督總長，也不是我們平民百姓所能做的，鑽謀何益！如今弄出禍來，真是性命交關。你兄弟又清早出去了，一時尋他不著，如何是好？」

陳太太聽了不做聲，眼淚直往下淌。薛氏好生不忍，勸她不必悲傷，又命松江娘姨下去看看車夫阿福，可曾拖少爺出去。娘姨領命下樓，不一時回來說：「少爺早上沒坐包車，因藥房中杜先生來此找他，兩個人步行出去的，阿福現在樓下，奶奶可要喚他？」薛氏道：「你叫他上來罷。」娘姨高叫阿福，阿福應聲上樓，站在房門外面，撩起門簾，聽候吩咐。薛氏命他快到藥房中去尋少爺，說城裡姑太太在此，有極要緊事情，叫他馬上回來。如少爺不在藥房中，你再往別處找尋，務必遇見他本人，不得有誤。阿福答應去後，薛氏又同陳太太講些閒話。隔有頓飯時候，阿福回來覆命說：「少爺現在藥房中，正和杜先生談生意，暫時不能回來，必須飯後方可回家，請姑太太吃了飯再走罷。」

陳太太無奈，耐心等到飯後，如海回來，陳太太將光裕這件事對他說了，如海頓足道：「了不得！光裕這孩子，忒會鬧了，革命黨豈可胡亂入的，給官兵捉了去，准得丟命，還有什麼法想！」陳太太聽說，急得又哭起來。薛氏抱怨如海道：「你若有法想，理應替外甥想想法子，不該用話嚇你姊姊。你自己若不能設法，何不去托托倪老爺呢？」如海搖頭道：「這事情太大了，恐俊人也無能為力罷。」薛氏怒道：「你還沒會過倪老爺，怎知他無能為力？況且這件事是姊姊的，就和我們自己的一樣，你若不給她竭力設法，問你怎樣對得住姊姊，也怎樣對得住自己？」如海被薛氏逼得沒法，只得坐車去尋俊人。這邊陳太太很感激薛氏幫她的忙，含淚道謝。薛氏笑道：「我們自己人有甚麼客氣，你兄弟素有這種懶毛病，須得逼緊了他，他才肯乾呢。我想光裕這件事，倪老爺若肯幫忙，決無大礙。」陳太太拭淚道：「但願如此就好咧。」等了回，如海回來，對陳太太說：「我已會過倪老爺，他與軍政一方面，本不聯絡，而且做官的都怕受嫌疑，不能直接運動，替人開脫罪名，只可托調查的人設法，給光裕辟開附亂關係，不能性急，只能從緩，也要他自己口供硬些，咬定不曾附亂。如他自己一招認附亂，可就難以為力了。你也不須著急，回家聽候消息。總而言之，能挽回固然僥倖，不能挽回，也是天命。」

陳太太知道他兄弟的脾氣，凡人托他辦事，能得這般回復，已是天大的面情，不敢過分催促，只可忍痛回家。如海又急急出去勾當他自己的公事。原來上海因受兵亂影響，銀根大為緊急，如海在外做的押款，有幾票將次到期，意欲展期三月，前途不肯答應，他手中所捺的數十萬橡皮股票，市價更不如前，故他心中焦急無比。蝕本事小，還有做押款在外的一百箱大土，都是做手貨，到期不贖，若被人看了出來，還當了得。他因此天天和心腹杜鳴乾在藥房中秘密商議，意欲設法彌縫了這個缺陷才好。無如他這缺陷太大，除不再弄十餘萬銀子，將這批貨贖回，方可脫累。但在國亂民窮的時候，十餘萬銀子，談何容易。鳴乾素稱足智多謀，至此也束手無策，只得勸如海先把手中所有的橡皮股票，認吃虧賣了，照市價還可值六七萬銀子。現在到期押款，只有四五萬，其餘還有三個月半年期頭不等，我們先將到期的押款應付過了，餘者不妨慢慢設法。橫豎三個月半年之中，儘夠我們從容佈置了。至於股標上，吃虧雖大，但事急燃眉，卻也無可奈何。眼前買出去了，待日後銀子趁手之時，仍舊可以買回來的。做生意全仗調頭快，怎能刻板行事。如海一想，這句話倒也不差，倘我捺著股票不肯放手，不但越到後來吃虧越大，而且押款到期，無銀可歸，只有束手待斃。欲救燃眉，捨此實無他法。只得依了鳴乾的說話，將自己三十萬資本買來的橡皮股票，賣了七萬五千銀子，先把到期的四萬押款發付過了。又和鳴乾商議說：「這一重關頭雖然逃過，後來的難關正多。我們吃了這一趟苦，也算長了一層見識。日後必須未雨綢繆，決不能臨時再抱佛腳了。那天你說從容佈置，不知究竟作何辦法，可辦的此時就該上手咧。」

鳴乾當時雖然說了這句話，其實胸中還未有主見，被如海一逼，只得閉門划策。因他所划的策，半為如海，一半還想自己從中取利，所以格外煩難。想了幾天，竟被他想出一個名利雙全的法子來，歡歡喜喜對如海道：「東翁，請你恕我直言。我說你現在債務太重，猶之一個人病重了，不是湯頭藥味所能治得好的，必須用猛烈之劑方能奏效。現在我們這藥房，講到利息，固然很好，可惜局面太小，算不得偉大營業，數千銀子進出，措置還易，一上萬數，就似乎十分煩難，這都因局面太小之故。局面大了，和莊家常有數十萬出入，遇著一二萬銀子不敷調頭時，片言不難立致。不過開藥房決不能做成這般局面，我以為東翁正可趁此時，創另一種新事業，做成一個大大的局面，極少往來二三十家錢莊，那時你十餘萬虧空，每處只消挪用數千，已可彌縫過去，這並非一廂情願的話，若教我姓杜的出面，就萬做不到，必須你東翁的資格，上夠得上。因你外間交遊廣闊，官場中人，認識極多，有此一層資格，方能作此事業。我看上海各種營業，都沒開保險公司的好。雖然外國人創設已多，不過中國人仿辦的還少，而且資本也不十分充足，我想東翁既有這許多官場朋友，官場中人大都宦囊充足，你便可借他們之有餘，補自己之不足，何不約他們敘一敘，當場發表創辦一家水火人壽保險公司，資本額一百萬元，你自己先認十萬元，再糾他們認股，我料官場中人，都愛裝闊場面，見你認了十萬，極少也得認四五萬元。若請二三十個客，何難當場足額。如不足額，也一定在半數之外。認定之後，你再設立事務所，添招餘額，或者籌備進行，一面催認股之人繳款。你自己雖然認十萬，只須繳三四萬兩，已可塞責。這筆錢不妨由你賣股票餘存的三萬五千兩銀子中挪用，但你若做了這件事，必須將藥房丟開，由我代理，最好你自己登報聲明，錢某專心從事保險公司，藥房讓歸杜某接手。明中如此，暗裡頭我還是的你伙計，這一來也很重要，因將來保險公司開股東會，推舉總董時，一因你首先發起，二因你獨佔大股，三因你為公司甘將藥房推讓別人，總理一席，除了你便沒第二人可以搶奪。你若做了公司總理，這百萬元的股本，就可由你調度了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你雖說得好聽，不過我於保險一業，本屬門外，而且公司成立之後，究竟有甚利益，若無利益，我挪用了股款，到結賬時，豈非仍舊是一場糊塗嗎！」

鳴乾道：「那有何難。東翁如因不諳保險交易，我有一個族弟，名喚默士，他已做了十餘年保險生意，於此道很為精明。東翁若有意於此，就不妨教他襄助，至於利益一層，外行人看看，似乎開保險行只賺人家數十兩銀子，卻要擔數千金的風火，很為危險。其實卻是樁暗行生意，利息極厚，不過卻要看經手人的手面，生意越多越好。因生意多了，收的保費亦多，講到真正失事的，一千戶中難得一二，這還是水火保險。人壽保險，性質又是不同，開保險行的，譬如開一家銀行，因人壽險的報費章程，都帶著儲蓄性質，每月納費極重，到期不死，仍可歸還本錢。在保險的人，彷彿合會。在公司中卻可拿他們的保費銀子做押款或做別種交易。然而第一也要經理人交遊廣闊，熟悉官場，得有這班人投保，更為可靠。因官場中人都很怕死，他們的性命，似乎比平常人值錢得多，不保則已，保時極少數萬，每月納費，也須數百兩銀子。公司中若有數百官場保戶，再加數百尋常保戶，一月之間，已可坐收數萬保費。有了這筆巨款，豈不可以大大做些買賣，本錢由別人出，賺頭卻是自己得。偶有一二戶身死，將賺錢作賠款外，還可餘下許多。而且此項保費，繳款都有一定期限，過期不交，非但不得賠款，還須將已交之費，折扣發還。所以保戶一經投保，都不肯半途而廢，必須如期繳足，方不吃虧。然而公司中卻可坐收數年保費，所以這項生意，有盈無虧，你看某某保險公司，每年盈餘數十萬，還是公司中報告之數，經手人從中賺的錢，更不知有多少呢。」如海聽得十分心熱，忙道：「如此你這位堂弟現在何處？可以請他到此談談嗎？」鳴乾道：「他從前曾做某公司協理，後來因換大班，與外國人意見不合，才自己辭出來，現今賦閒在家。東翁如欲見他，我明兒教他到此會會便了。」

如海大喜。次見，鳴乾果引著他堂弟默士到藥房與如海相見，如海見默士人材軒昂，議論風生，真像是個老於保險人物，心中大為歡喜，決意請他襄助，創辦一家保險公司。教他先擬一張招股章程出來，以便請有名人物署名發起。默士從前固然做過多年保險事業，不過沒鳴乾說得那般冠冕，做的也是跑街之職。因有一個尋常壽險保戶身亡，默士欺他家只有寡婦孤兒，硬說此人身死不明，賠款只給一半，其餘一半，自己吞沒，又擅自做了張如數收到的告白，登報鳴謝，連告白費都向死者賠款上扣除，自己還要向他家拿一個加二回傭。這家因吃虧太大，挽人向公司中一打聽，始把他這紙老虎糊穿，被外國人辭職出來，至今沒人請教。這回鳴乾薦引他與如海接洽之下，知道機會來了，怎敢怠慢，急急起了張招股草章，又擬了個公司名字，乃是富國二字，呈與如海過目。上寫著：（一）命名：富國水火人壽保險有限公司（二）資本：基本金一百萬元。（三）股額：額設一千股，每股一千元。（四）營業：水火、人壽保險、儲蓄，及地產押款。（五）組織：總理一人，協理一人，董事八人，查賬二人，均由股東中占股最多數者推舉。（六）招股：由發起人自認半數，餘股另招。（七）繳款：認股後一月內交足。（八）官利：自交款日起，常年八釐。（九）紅利：年終結賬，盈餘提二成公積，二成為辦事人酬勞，六成分派各股東，作為紅利。（十）開辦：即日籌備，俟款達十成之八，再行正式開辦。如海看完，點頭道：「別處均好，不過第六條發起人自認半數，難道要我一個人擔承五十萬麼？」

默士笑道：「並非如此解說，因這公司雖由你一人發起，不過章程上決不能用個人出面，署名發起，極少十餘人，而且招股的事，不比別樣，發起人一定要有實力才行，不然空掛一個發起名兒，要招百萬巨款，誰能相信。適才你說自己可認十萬，所缺只四十萬，另糾幾個富商巨賈，官場朋友，好在營業不比募捐，他們若知有利可圖，定肯擔承大股，只消拉到一半數目，然後再印出章程發表招股，人家就知道你們根基穩固，樂於投資。那一半股款，便容易足額了。」